

■名家茶座

■法官手记

绷紧作风建设劲

我的姑母

□唐剑锋

□金丹鹰

人们欣喜的看到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作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，甚至得到全面提升。党风好转，干部精神焕然一新，文风、会风更加务实高效，精气神持续提升，懈怠不作为行为大大减少，给人民群众带来希望。作风建设成就，有目共睹，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。

取得的这些巨大成绩是不可磨灭的，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和期待还有一定距离，努力、改进、加强、完善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。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，深化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顽症痼疾，求真务实、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不断充盈，依然是当前及今后工作的重点。加强作风建设，依然有很多最“硬的骨头”要啃，万万不可松懈、不可骄傲自满。

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，作风建设也永远在路上。加强作风建设的劲只可以鼓，不可以泄。抓作风建设，不可能一劳永逸，也不是“一阵子”的事，而是“一辈子”的事，一刻都不能

懈怠、松劲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，要有“长期作战”和“持久战”思想准备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，坚持不懈抓作风建设，坚持“严”的主基调，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纠治“四风”，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，坚守初心使命，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切实保障“十四五”开好局、起好步。

我们要看到作风建设取得的成绩，以增加信心。也要看到存在问题，以防止盲目乐观，好保持高度警觉，不让抓作风建设的劲松下来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才能有的放矢一直抓好作风建设不松劲。今天看来，“四风”问题远没有绝迹，不能腐、不敢腐、不想腐机制有待完善，民生方面的腐败时有发生，换届中还存在“打招呼”等不正之风，群众身边的“微腐败”还在蚕食群众利益，“文风”“会风”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不时上演，脱离群

众、“拍脑袋”决策、不作为、乱作为现象依然存在；若松劲，这些问题就会兴风作浪。

成绩来之不易，巩固取得成绩，扩大战果，是一件异常艰难的工作。《曹判论战》中说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”意思是说，作战靠的是勇气。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，第二次击鼓士气衰减，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。面对鲁庄公关于实力相对弱小鲁国军队何以战胜齐国军队问题时，曹判说，齐军的勇气消失，我军的勇气正旺盛，就能战胜他们。曹判从战事角度说明“气可鼓而不可泄、劲可提而不可松”的道理。

作风建设不可松劲。登过泰山的人都知道，中天门以北有个叫“快活三里”的路段，地势平坦、风景宜人。疲惫的游人常在此歇脚放松，经验丰富的挑山工却从不敢随便在这里止步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停留休息，腿脚就懒了、心气就泄了，再想继续向上攀登就更困难了。我们正在全

面进行的作风建设，现在就进入到“快活三里”路段，这是考验我们意志的时候，也是“气可鼓而不可泄、劲可提而不可松”的关键时刻；否则，我们就很难走出舒适的“快活三里”。

“快活三里”以后的路，更高更陡更险。继续向上攀登，都是最硬的“骨头”，需要付出更多汗水、做出更大牺牲。从“快活三里”到玉皇顶，每向上攀登一步，都更吃劲儿，需要集中全部心血和全部精力，我们才能步步向上，我们才能离“新风正气”作风建设更高目标越来越近。

加强作风建设全过程，需要集中全身力气和全部精力，一直绷紧劲，才能登上“玉皇顶”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持续深入改进作风。”‘奢靡之始，危亡之渐。’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，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。”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需要绷紧作风建设的劲，把作风建设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功，始终不敢懈怠，不敢松劲，不敢自满；才能切切实实将作风建设抓到底。

■私人相册

我的这些旧杂志

□魏福春

要不是搬迁，真忘了它们的存在。当年如宝贝一般收藏着的杂志，包裹得严严实实，静静地呆在书橱里的一角。

喜欢读书，依稀受父亲的影响。喜欢买书，同样也是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躲在楼上翻看床底下父亲带回来的书和杂志。那些线装本的书籍我不敢随便打开，一来知道这是父亲的宝贝，二来大多为竖排繁体字，看几个字就得查字典。阅读最多的是《人民文学》《文艺学习》，里面的一篇篇小说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喜欢文学、热爱文学，似乎自那时开始，可谓“一见倾心”。

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收获》，应该是我工作以后购买的，唯一订阅过的是《上海文艺》，也即《上海文学》。订阅时的印象已经模糊，杂志封面上的投递信息，激活了我的记忆，把我拉回到那个年月……

1978年，《上海文学》还为《上海文艺》，这是我学徒满师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以后，去邮局办理的。收入一下子从17块8角4分上升到36块，心里满满的幸福，而订一本杂志便是我实现的第一个梦想。

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，除了读书，一到星期天和同事、朋友聚上一聚，吃了中餐品西餐，火锅流行时，几乎一个月要去两次“洪长兴”。其时父亲业已平反，恢复了工作，经济上没有我操心的份。

那些年读过的书有许多，自己购买的占的比例不大，大部分来自于图书馆、书友间，可以说古今中外，能够找到的，无一落下，比如我国的四大名著，比如大仲马、小仲马、契诃夫、普希金……文学杂志更是数不胜数：《当代》《花城》《译林》等等，有时厚厚的一本书只有半天的时间（朋友后面排队等着），真是一目十行，囫圇吞枣，然而文学的

种子已然悄悄发芽。

这么多年来,读书的习惯一直不曾改变。前些天我还找出了海明威、屠格涅夫、欧·亨利等作家的小说。“老人与海”再一次给我以震撼——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败；感受着屠格涅夫简洁、朴素、细腻、清新的艺术风格，欧·亨利的“意外结局”，米兰·昆德拉的“梦幻叙述”……

突然见到这些旧杂志，惊喜莫名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，它们是我文学之路上的启蒙老师，萌发了我创作的冲动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《上海文艺》……

我和《上海文学》是有缘的，当年的《上海文艺》给了我文学艺术方面的滋补,数年后我跃跃欲试拿起了笔,接连在《三月》《上海工人报》(今《劳动报》)《青年报》发表散文诗、报告文学、小说,报告文学“生命的新起点”获《上海工人报》“红杏报春”征文一等奖。若干年后,更是有幸结识了该杂志的执行主编周介人老师，他对我的鼓励、提携至今感念……

说起我的写作，还有位老师是不能忘记的，她就是长宁业大教我们写作和现代文学的朱雯老师。那时我每完成一篇习作，都会送她过目。朱老师眼睛不好，可总是逐字逐句，认真批阅。有一次我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，朱老师收下后轻声地说：过两天给你好吗？几天后我去她家里时才知道，老师当时眼疾正重。看着老师工工整整写下的的大段批语，我很内疚，她却笑笑：你有追求，我很高兴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里，我没少烦扰过朱老师，她从无怨言，尤其是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我的习作，会激动地打来电话……

这些旧杂志我自然不会抛弃，虽然纸张已经泛黄、发脆，但它们作为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个记忆，弥足珍贵。

我依然“一见倾心”！



江南水乡(国画)

毕凡

■灯下漫笔

谒胡万春墓

□沈 栖

浙江有个最大的湖，位列宁波之东，承纳钱埭之水，故称“东钱湖”。元人袁士元诗云：“尽说西湖足胜游，东湖谁信更清幽”。也许是山水清幽的自然环境，也许是叶落归根的故土情怀，著名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墓就坐落在东钱湖畔的“象坎山庄”。

“象坎山庄”是一个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式公墓，据当地人讲，鄞县（今为宁波市鄞州区）象坎村人大多安息于此，即使闯荡在外的鄞县故人也往往会重返故土，长年与家乡的山水为伴。胡万春即是一例。

我与胡万春是同乡。在日前祭祀先人时，我不期而然地发现了胡万春的墓，驻足凝视，心绪连翩。

胡万春的墓立于“象坎山庄”中部干道的左侧，相比左邻右舍，它称得上是“豪华”的了：松柏环绕，石栏界地，硕大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“父胡万春之墓”六个大字，字的上端镶有一幅墓主身着西装、戴着眼镜、面慈目秀的遗照，墓穴前设有一石桌、四石凳，尤其是那块兀立于墓地左端的介绍墓主生平的碑文，洋洋洒洒七八百字，

还配有一张胡万春灯下窗前写作的瓷照，更是与众不同。胡万春仙逝于1998年，2001年移葬于此。

我素来仰慕这位工人作家，甚至可以说，是读着他的作品成长的。我识文断字后，读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便是《骨肉》，至今还能忆及旧社会那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、骨肉分离的悲惨情景。胡万春属于上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人作家队伍中的翘楚，多以描写产业工人的劳动与生活而活跃文坛。文化圈子里的人都说胡万春对生活有激情，健谈，也善于讲故事，我想，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作家，绝非偶然。虽说他的早期作品所描写的城市底层生活，在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下，人和事不免存有简单化、概念化之虞，但它们依然以人间常情打动了，打动了众多的读者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胡万春创作的鼎盛期，他的短篇小说《一点红在高空》受茅盾赞誉：“这是抒情诗，也是风景画”；1964年，在全国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上，胡万春独占鳌头，竟有两部多幕剧获奖（根据他的中篇小说《家庭问题》改编的

《一家人》和中篇小说《内部问题》改编的《激流勇进》）。我曾读过胡万春写于1983年的自传体长篇《苦海小舟》，也完全赞同将其编入《七月在野·八月在宇》丛书的主编王安忆所言：“我们可以在《苦海小舟》中找到《过年》和《骨肉》的故事轮廓，就像是这两篇小说的素材，显露出感性的面目，过去的生活这一回以私人经验的性质进入胡万春的创作，不期然地，展现出更宽广的社会场景。”

我有幸与胡万春谋面一回。那是1989年底，他在凯旋路武夷路交口处开设了一家书店。我参与编写的《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》一书出版，经上海作家协会引荐，我贸然登门希望能帮助推销一些。他热情接待了我，还一口允诺包销100本。当时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也很感谢他！一面之缘，难以忘怀。

胡万春的墓前，鲜花簇拥，供品繁多，炷香袅袅清烟萦绕，想见他的眷属或“粉丝”刚祭扫过。

我深情地注视着这位著名工人作家的遗像，默默地说：您在上海奋斗了半个世纪，上海人民永远铭记着您的英名！